









亞士北羅

又查歷屆會出品，第一部西人菜蔬，第二部華人菜蔬，第三部植生雜糧，第四部瓜果物品，第五部穀米類，第六部蔬菜類，第七部蜜糖類，第八部畜產類，第九部雜貨類，第十部動物類，第十一部手工藝品類，此等出品，則改在粉麵部行西、人、華人菜蔬，餅餌及日用品，惟此部及華人菜蔬，出品最多者，惟此大埔鄉議局內，至比賽之十部，賞三名，特聲明出賽之物品，必須係在取標權保留，以俾查驗。

存而坐於椅上一原晉國即起立、將俱推之  
當此糾纏間、蕭時車行甚速、車前頗被不穩、故原告一時不懂、自行倒于車  
相、致遭撞擊、原告受傷極、乃返二  
醫院、住在大馬路四十四號、因不願  
增大、股息勢弱難越出自薪水湊足  
關於明年增添發電機一節、董事局曾  
慎重之考慮、夏季乃向蓋羅打交流架  
公司定造價值一萬二千五百圓發電機  
兩機、及十三萬磅之水櫃、決於明年

檉架士溫	▲英格蘭 胡華臣	衣史杜蘭治	碧士	恩馬爾士
鵠夫	卑利士	地穆士	拉	
尊	申	士		
拉	夫	士		
	卑	士		
	利	士		
	士	士		
	溫	士		
	士	士		
	架	士		
	檉	士		

天啟院 卽日名劇 明月香宴一 馮  
大醉戲院 卽日名劇 明月香宴一 馮  
供曉首本，是日多節，卽曉鴻青，首  
火重演十餘十美香艶臨斷新劇 慾滿  
，麗舞會空誇偉大傑作。

[illegible]



第十八回  
好利寡恩，殞情忘舊好！  
歡娛如夢，迷惘失新歡！  
半月

昨據南京電訊。中委無庸皮  
毛任邵元冲。在陝遭叛逆殺害  
晉凝產

狗。現已辭官。按此則其入桂速  
爲月日前南下祭祠。曾入桂遊  
遊多日。返京後。於四日奉蔣電  
召入陝。商討國事。并報告在粵  
情形。不意竟遭此變。與各報  
所載相印證。前據錢大鈞陳賡等  
均離。皆不確。又安料張氏者獨  
爲邪耶。今京方雖知其事死爲十  
三日。其死因。則尙懸爲疑問  
也。元冲一字翼如。浙江紹興人  
少奔非革命。有文名。民四年  
袁氏稱帝。陳英士舉薦計賓。

鄒海濱羅

在南服艱辛中。以微生  
不幸故。老成相繼凋謝。如  
芥。林直勉。鄭澤如。最近

伯悉爲部元冲受傷之誤。同  
復刊部元冲夫人傳文學體  
實觀。實中學女員爲子之妻  
夫人間中。亦以才藝鳴。  
舊德命。傳力子殉難而寬元

君。即章旨才也。與鄭君  
日前親赴墓拜訪。子過甚

而足使

第十八章 黑面祺遊港逢女馬騮  
黑面祺與阿鴻立羅浮洋燈，以最迅速言，亦須日  
離港赴港，渡澳信男相公。

剽盜黑面祺  
（六一五）  
法文著

[illegible]

第三章 橫禍自天來 畏讒自葆青田奔喪

○則不過我獨自家局內事耳。已更易想辦法也。不必疑慮矣。伯溫曰：我亦早知如此。所以先令張冠冕周鼎和尙用此計以解變之困難。所以不能不僞爲友疏部下包圍之。而令周撫與郭暫時不擴大出而與徐運部相印持。則禍事小較能出大。因爲如果一任彼周鼎與徐部相持。必更惹起友黨誹謗此鵲蚌相爭。而收漁人之利也。○此爲我開懷全屬安危計。所以寧願徐部有所損失。亦不願諸將有所嫌怨。大帥與諸將。其成有以說乎哉。元璋曰：○天便可以睡手可負天下故不能不先選定何人出兵。此則爲大帥主意。我敢不敢爲大帥代庖也。因爲我不帥主有所顧慮。○倘若他時有事實証明者。則我當然自有另外主動。斷不可不有此舉以表現。此則爲大帥所原諒也。元璋曰：此事不必再議矣。現在自當先謀解決目前困難爲要。某父既，如此心理。我今當若二人主持此方面兵事。我爲書寫由胡大海常遇春二人負責。則此事便知諸將實心意有大局矣。伯溫曰：胡常二人正合我意。○不必再想別人矣。元璋於是乃令我

○當以吳良及陳仲辛二人爲最適當者也。元璋曰：某父既有此意。自當立即召之上帳。便可立即委其出發矣。於是乃召吳良陸二上人前。吳陸二人乃十人。元璋便即向吳良曰：吳兒可率本鄉二千。以采石爲大本營。游擊接應德天後方與左方。又令陳仲辛率二千入駐梅井嶺。接應德天前面與右方。二人即奉命而出發畢。伯溫乃謂元璋曰：現在在單爲燧天一方面計劃耳。尚未關照到徹底對友諒剿滅方法也。元璋曰：我日



基父如：苦心維艱大局。又能消除諸將之疑。使其不致陷入罪惡之途。非有智慧。如基父者。不易想出如此委曲之計也。

無論何人。亦必感謝而原諒矣。乃即請基父首先計劃。明白撤離太平與安慶江岸間之人馬。使田徐兩方解散。不敢受諸將威力。然後乃再定計反攻應天。如此方為正辦。伯溫亦向諸將及謀士徵詢意見。此時諸將及謀士。以應天之失收。仍未有挽回計策。且人良心亦未發現。樞密然欲用田徐兩部之舉動。雖為對伯溫不住。所以人皆向伯溫請過。謂此為一時情感作用。皆無有意對付基父也。伯溫曰：我身中「受者」。無論如何艱苦。亦斷不以私義招天下士。而不自恤信用者。乃以信義招天下士。而不敢己。不能養信小顧。而可以用天下士也。是以期期不欲失信義於天下士也。元璋歎曰：基父之言之。素遂於然。伯溫乃謂：「豫曰：頃間所言兩事。均為當務之急也。但細細思之。則二事同為一舉耳。絕無分別也。故我以為今日首先調向太平包圍之四人。立即向後龍門山方面撤退。以爲攻應天之準備。又再將周典與廖勝宗兩部調向野豬巖。以爲牽制應天右路。放在此間。則由我身力直趨人馬。以直趨而進。則



湯和軍師發令。湯和於各軍令中。便即立時辦理。先行整頓令交周德興與徐達兩手下。即時奉達兩令傳出後。便召胡大海和常遇春兩將王前。元璋曰：胡召常領本部向應天正面進過。又令常遇春領五千人馬向應天左路進過。胡常二人奉命去後。伯溫乃謂元璋曰：雖然有此四面。應即向應天兩手而拔矣。然以四面兵馬計之。則尚欠兩枝人馬接應一切。方算完備。如果缺此兩枝人馬者。則便當立派兩軍。便可無慮也。伯溫言至技人馬。則元璋大嘆曰：伯溫言至夜仍念於友誼之根本則誠新法也。所以我對於基父所言亦備一計。即是基父爲我日夜計劃。亦與友誼勢不兩立。故移營至基父我徹底計此。而後方敢高枕而臥也。伯溫曰：我完全明白。在今日天下勢力。只在吳王孫興與友誼一人與爭耳。故今日特不然而垂天下者。只有向友誼相爭。方能獲得最後之勝利。元璋曰：此言正合我意。因爲基父在此時期。突然有此環境。而其原因。便在諸將不明大勢之過。今日彼此面解釋。便即銷除。故以後留基父更盡力爲我一謀此事。而後本局乃定也。伯溫曰：我如不出者。則非我負責任。我今天既決心再出矣。於是向大軍更將統籌方法提出。我斷不擔負其責任也。不過有時自有當有大舟。我今天日將應天一軍計劃分當。第二步便當向友誼徹底剿除。則其已攻得手時。便即進行第二步。因第一步計劃已將賊方擊決矣。不過俟應天反政得手時。便即進行第二步。因第一步計劃未得手。則第二步便不能進行。所以我此計雖然決定在兩月內。亦不能向大帥說也。元璋曰：我已知之久矣。不過未得基父有暇。而中間又經此被叛臣所阻。不能不就各方面以維持環境。今日則則靜聽應天消息可也。

近由中國以神藥  
 自此後。郡府  
 最近。乃由家  
 由醫藥之爲家  
 以居。則則  
 浮游之遊。日爲  
 至。至  
 爲香油  
 路承  
 有補益爲之治  
 多種  
 有價值之藥品  
 神丹道觀之藥  
 中常齊錠。亦  
 何況  
 海濱乃食而  
 並養素食  
 所服及者。是  
 郡氏平日對食  
 此大則連續噴  
 居。二日。冲  
 者。乃代郡診  
 佳。在此二日  
 已。胃口爲之  
 方外中  
 信乎此人  
 當下時  
 藥練與結。故  
 清。氣爲之爽  
 人問羅浮是  
 知已。

[illegible]